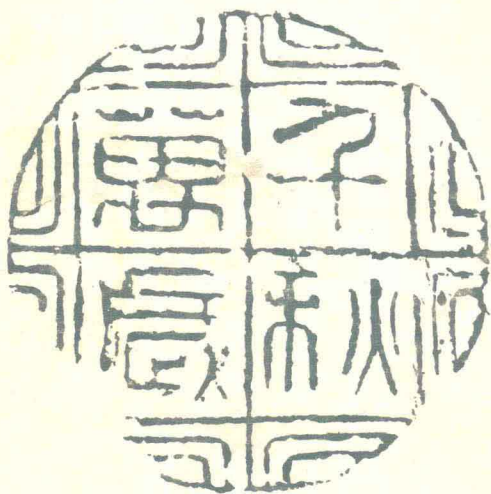


近代中國叢書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盧溝風雲

—宋哲元傳—



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

盧溝風雲

——宋哲元傳

張
放
著

近代中國叢書・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盧溝風雲

——宋哲元傳

定價：新臺幣四十五元整
美金二·〇元

著作者：張放

編輯者：近代中國雜誌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號

出版者：近代中國出版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總經銷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

印刷者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初版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

※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同更換

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為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，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秦孝儀 謹序

盧溝風雲

宋哲元傳

第一章

民國九年初冬的一個晚上，河南省信陽的一個荒村，非常靜寂荒涼。冷風吹得冰雹灑在屋瓦上，發出沙沙聲響。那荒村的夜空濃雲密佈，朔風扭捲，彷彿要下雪的樣子。這時有一盞微弱的煤油燈光，從一間窗櫺透射出來，燈前坐着一位中等身材，濃眉大眼的軍官，約莫三十四、五年紀，他手中正拿着一冊「曾胡治兵語錄」在看。

驀然，門口一聲「報告」，他轉頭閣上了書本，一面回答：「請進來！」

走進來的是個三十出頭的大個子，他是營裡出名的沖天砲，南征北戰，打了無數的仗，他總是勇敢衝鋒，一身是膽。他叫關練，山西五寨人，擔任排長多年，本來上級會一再考慮升他，可惜他的脾氣過份火爆，一弄不好，他就摔碟子砸碗，影響部隊榮譽。因此全營的弟

兄背後都說：「要是老關升上連附，太陽一定從西邊出來！」不過，關練倒毫不在乎這些，他幹得有聲有色，學術科毫不馬虎，因而博得了一個「楞頭青」的綽號。

「報告營長，俺來向您報告一件事……報……」

「什麼情報？」那位營長疑望着他，不解地問。

「今天夜裡，零點開始舉行夜間挖戰壕比賽，您沒忘掉這件事兒？」

「老關，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營長轉頭看了一眼桌上的座鐘，才八點一刻，距離挖戰壕比賽的時間尚有三個多小時。

「報告營長，不是俺關練多嘴，人家第二營的弟兄，爲了爭取榮譽，現在已經偷偷地動工啦。剛才我看見二營長石友三，還親自督工哩。」關練悄悄地說。

「哈哈！老關，我不是對你講過嘛，人家的事你少過問，你這不是吃了胡蘿蔔包子——開操心嘛」那營長說着站了起來，臉上現出一片嚴肅的神情：「我宋哲元當年投筆從戎，已經二十七歲了，我一不爲升官、二不爲享受，爲的是想替國家做一番事業。老關，過去九年你跟我轉戰大江南北，吃苦受罪，冒險犯難，咱們是爲了奪個錦標，落個虛名？……」

「可是——」關練依然不服氣地說。

「我時常向弟兄們說，人心要實、火心要虛。咱們是軍人，更應當說實話做實事。練兵務必實在，如果平時說報取巧，那到了戰時何以應付強敵？」

宋哲元炯炯有神的目光，逼得那位質樸憨直的關排長，無言以對。他恭敬地向宋營長行了個軍禮，便悄悄退了出去。關練走後，宋哲元不禁思潮起伏，感觸萬千。他是山東樂陵人，先世曾在明朝萬曆年間做過兵部郎，自曾祖以下，皆為諸生，因此他自幼長在詩書之家，受到濃厚的儒家思想的薰陶，嚴以責己，寬以待人。民國成立，革命的思潮風起雲湧，那時宋哲元已二十七歲，他決心棄文習武，便向母親表達了心願，但是母親愛兒心切，起初並不應允。有一天，宋哲元從鎮上回村，剛進村子，迎面看見兩個胞弟跑了過來。春元喘吁吁說：

「大哥，給你報喜！」

「大哥，娘已經答應你去當兵啦。」三弟智元搶着說。

這突來的喜訊是多麼讓他興奮啊。宋哲元一口氣跑回家門，看見母親正坐在客廳椅子上，手中拿着一封信。

「娘，是不是爹從山西寫信回來了？」

「是啊。」母親慈祥地望着他，含笑地說：「你爹說的倒挺大方——男兒志在四方，哈哈，反正兒子不是他撫養大的。」

宋哲元握着父親的家書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！

轉回頭去，他才發現母親眼角正噙着晶瑩的淚花。他不覺一陣心酸，輕輕走向前去，央求着說：「娘，您老人家不是一直教導我們弟兄爲國盡忠，爲民族盡孝嗎？我去投軍，不正是在爲國盡忠的表現嗎？」

母親擦去眼角的淚，苦笑地說：「我並沒有阻止你呀！我兒，你走吧！別掛着我。古人說，三十而立，你早應該出去闖一番事業了。」

宋哲元拜別了母親，投入陸建章的「左路備補軍」，進了隨營學校受基本軍事訓練，跳木馬、攀槓子、劈刺刀、打野外，他樣樣名列前茅。畢業之後，他作了一個短時期的文書工作，便派到陸部的第二營當排長，第二營營長是安徽人馮玉祥。

民國三年，馮玉祥作了十六混成旅旅長，宋哲元升了營附，他們離開北京去陝西追剿「白狼」（註）。不久，部隊去了四川，宋哲元參加了攻擊敘府之役，因戰功升任營長。五年六月，袁世凱病逝，護國戰役結束，段祺瑞下令十六混成旅開赴廬房，並且不久下令免了馮

玉祥的旅長職務。怎知馮的人緣極好，十六混成旅官兵擁護他，在進軍北京討伐張勳的戰鬥中，宋哲元的一營軍隊首先攻進永定門佔領天壇，震驚全國。從此段祺瑞又下令恢復了馮玉祥十六混成旅旅長的職務。

宋哲元追隨馮玉祥到了江南，後來在湖南常德駐防兩年，這支部隊在此嚴格訓練，官兵的素質大為提高。直到九年七月，他們才移防河南信陽一帶，這時宋哲元已成為一名富於作戰經驗的指揮官了。

民國十一年四月，直奉戰爭爆發，馮玉祥作戰有功，升任河南督軍。他把自己的部隊擴編為五個旅，分由鹿鍾麟、劉郁芬、張之江、李鳴鐘、宋哲元任旅長，這五人後來成為馮玉祥領導的「西北軍五虎將」。這「五虎將」之中，前四位因為不滿馮玉祥，先後離開了「西北軍」，只有宋哲元堅守在軍隊，他和「西北軍」建立了血肉不可分離的感情。

民國十九年冬，閻、馮叛變失敗，宋哲元在思想上有了極大的轉變，他當時在河南鄭州、許昌一帶作戰，親眼看到無數的弟兄死在內戰中，結果落得悲劇的下場。「這到底是為了什麼？」午夜夢回，宋哲元反覆地思索着這個問題。使他最痛苦的，那是他追隨了將近二十年的老長官馮玉祥，過去他崇拜老馮，可是他的朝秦暮楚的作風，使宋哲元感到絕望。

這夜，宋哲元獨自坐在燈前，思前思後，不能入睡。他的勤務兵小王，默默地守在屋外。不久，一個老戰士披着大氅走進來，抖落身上的雪花。向小王悄悄問道：「先生還沒睡？」

小王向他擠擠眼，壓低聲音說：「他好像心事重重，俺也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。」

「天這麼冷，你怎麼不生火？」

「關營長，您跟隨先生這麼多年，難道您還不知道他的脾氣？即使天氣再冷，他也不准生火，他說老百姓比咱們還冷！」小王繼續地說：「您快去勸勸他吧！」

關練摘下皮軍帽，輕聲喊了一句「報告」，便走了進去。首先，宋哲元詢問了一些有關弟兄傷亡的情況，接着長嘆了一口氣：「唉！老關，我當初參加軍隊，爲的是保國救民，但是二十年來，我親眼看見官兵弟兄死在內戰之中，你想想，我怎麼不失望？有時候我想——」

「您想什麼？」關營長低聲問他。

「我想脫掉二尺半，回家當老百姓去。」宋哲元沉痛地說。

「您千萬別灰心。您是西北軍的靈魂，西北軍失去了您怎麼行？」

「什麼西北軍、東北軍，咱們都是中國的軍隊。擁護國家統一才是軍人的本分，咱們並不是爭奪地盤的工具呀！」

宋哲元的這番話，證明了他的思想有了轉變。這個轉變是從「中原戰爭」開始的。從此，馮玉祥的聲望一落千丈，而中國統一的前途已露出了曙光。

那年冬天，宋哲元率部隊回到華北，參加整編會議。當時中央決定將晉軍、西北軍改編爲邊防軍，由張學良負責改編，並受其節制。參加那次在天津開會的晉軍將領有徐永昌、楊愛源、商震、傅作義，西北軍將領有宋哲元、龐炳勳、孫殿英等。那時西北軍部隊從河南回到山西的只有九萬人，番號複雜，水準不齊，領導者以宋哲元的資望最高。這次整編會議後，宋哲元升爲陸軍第三軍軍長。

民國二十年六月，全國陸軍作了通盤的整編，中央正式任命宋哲元爲陸軍二十九軍軍長。編制及駐地是：

陸軍第二十九軍

軍長 宋哲元 駐解縣，後遷運城

第三十七師 師長馮治安 駐運城

第一旅 旅長趙登禹 駐離石

第二旅 旅長鮑 剛 駐翼城

第三旅 旅長李金田 駐解縣

第三十八師 師長張自忠 駐曲沃

第四旅 旅長董玉振 駐曲沃、侯馬

第五旅 旅長張春第 駐曲沃

第六旅 旅長張人傑 駐翼城

這次部隊整編後，却使數千原屬西北軍的幹部和萬餘士兵失業。宋哲元爲了照顧舊袍澤，便帶了總參議秦德純去瀋陽向張學良請示，結果決定增編一個第二師，調副軍長劉汝明爲師長，同時增設兩個軍官教導團，收容原編散的西北軍幹部。

儘管二十九軍侷促在晉南一角，受到晉軍的妒視，但是宋哲元的軍隊訓練，却非常嚴格。天麻麻亮，宋哲元便起身去各連隊巡視，無論是任何操練，他一定親自去督導，而且賞罰嚴明，毫不馬虎。他爲了提高官兵的素質，經常邀請名流學者去部隊演講。日久天長，有的老粗型的官兵就發牢騷：

「咱們到底是當兵的，還是學生呀？」

「自古以來，當兵的用不着學問，咱一天到晚學這些孫子兵法、曾國藩治兵語錄幹啥？這豈不是白浪費時間麼？」

這些牢騷傳到宋哲元耳朵裡，他非常難受。他瞭解二十九軍的弟兄，有大部份是來自窮苦的農村，他們從小吃的是猪狗食、出的是牛馬力，他們怎有機會去上學呢？如今請來的教官，張嘴就是朝聞道夕死可矣，閉口就是克羅塞維茲，讓這些農家出身的戰士怎麼聽得懂？宋哲元反覆思索這個問題，最後他下了決心：要用通俗的教育方法，使士兵能真正獲得知識。於是他召集了許多教官開會，請他們以老師的身份，細心地教育士兵，由於宋哲元的誠懇態度，使許多教官受了感動，他們抱定服務的精神去教育二十九軍的士兵，因此這支部隊終於建成了允文允武的革命勁旅了。

（註）白狼，爲河南土匪白永成的俗稱，白是河南寶豐人。

第二章

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帝國主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揭開了侵略我國東北的

序幕，這場戰爭不僅是中國的空前國變，也是世界大亂的開始。

日本在此時進攻東北是最佳的時機，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即將統一，必須預先阻止；而且長江水災，使我政府忙於救災工作；同時江西的剿共軍事亦在緊張狀況，所以選擇這個時候進攻瀋陽、進迫吉林，於是北逼黑龍江，南攻錦州，不到年底竟然席捲了東三省。

當九一八事變的消息，傳到晉南二十九軍軍部，每一個官兵都氣憤之極，恨不得馬上開赴前線去參加抗日戰爭。宋哲元聽了戰況，立刻召集全軍高級首長開會，決心遵從 蔣委員長命令，團結一條心，為抗日作好準備工作。會後，也即是九月二十日上午，宋哲元、龐炳勳、呂秀文、劉汝明、張自忠、馮治安、沈克、馬武等人簽名致電全國民衆，呼籲團結禦侮，誓雪國恥。宋哲元並且親筆寫了十個斗大的毛筆字：

寧爲戰死鬼

不作亡國奴

宋哲元寫的另一則標語是：

有進無退

死而後已

這兩則標語頃刻之間傳遍了二十九軍每一個營區。牆壁上、營區內，到處可以看到這兩條標語。每一位二十九軍的官兵，都把它作為奮鬥的方向、實踐的教條。

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，日本人挾持溥儀到了長春，舉行所謂「滿洲建國」典禮，號稱「大同元年」。二十三年三月一日，溥儀沐猴而冠，做了「大滿洲帝國」皇帝，年號「康德」。

這時，他們把東北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、熱河四省，劃分為奉天、吉林、龍江、熱河、濱江、錦州、安東、間島、三江、黑河、通化、牡丹江、東安、北安等十四省。又將興安（東蒙哲里木盟及呼倫貝爾）劃為四省。另設奉天、哈爾濱二特別市。從此，東北同胞便淪入了日寇的統治中。

東北淪陷，對於宋哲元有極大的影響。他感到國土喪失，乃是軍人之恥。他爲了復仇雪恥，召集了不少對日本關東軍有研究的人，共同商討對策。

關東軍在當時日本是非常重要的支部隊。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：一部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，「九一八事變」之後，便是一部關東軍的發展史。換言之，當時日本的陸軍，支配了日本的政治，而關東軍則支配了日本陸軍。